



琴台客聚
彥火

坐看雲起時

學禪的人，很易走向極端。有些人，以為做到枯木死灰，便是六根清靜。

其實不以為然。禪界有一句話：「古冢不為家」。語見《景德傳燈錄》，意喻荒墓古冢不是禪宗所追求的家。

學禪去到枯木死灰，叫「斷滅空」，這就是禪界的「枯木禪」，已走向另一端。

禪原是一泓活水，充滿生機韻趣。

唐人王維，又稱「詩僧」，對禪機理解得最為透徹。王維有一首《終南別業》，充滿禪趣：

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

王維這首詩描述人到中年的他，已步入淡泊人生的閒適境界。晚年他安家終南山邊陲，更怡然自得。

他的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更是充滿禪機的千古佳句。

你看他，自從到中年存有有道之心後，人生變得豁然開

朗：偶爾漫行去尋找活水的源頭，前面已沒路可行，索性閒坐凝眸天空雲霧浮沉的變化；在山林間遇到鄉村父老，談天說地，連回家都渾然若忘，何等自若，何等寫意。

大千世界驚飛魚躍，雲霞起落詭變無窮，生機盎然。

明人洪應明撰的《菜根譚》道的是「塵外三昧」，但說的卻是塵世歷練後的憬悟。

這本書談到沖淡的趣味，也是禪意的。

沖淡並不意味著枯寂，陶淵明的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是生機；「獨行潭底影，歌息樹邊身。」(唐·賈島)，是人與大自然的呼應，並不孤寂。

《菜根譚》有道「人能看得破，認得真，才可以任天下之負擔，亦可以脫世間之纏鎖。」

這句話是要我們破除世間的癡迷，放下自身的思想包袱，才能擔起責任，做出我們的奉獻。

《菜根譚》講得最多的是以出世理念，做入世事，是一種禪的擔當。

譬如它說道：「閒時要有吃緊的心思，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」便很有禪意，這句話便是教我們忙裏不妨偷閒，閒裏也別掉以輕心。

這固然是禪的境界，也是人生哲理！

(《學禪》，之十三)



姚雅雅音
姚珏

相會雙城

上周六，我率領亞洲青年弦樂團的幾位基層小朋友，參加了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演講廳舉行的「香港·上海電視周」開幕儀式。

儀式嘉賓雲集，氣氛熱烈，上海市市長龔正、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、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等共同主禮開幕儀式。

記得多年前我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時，就曾提出在香港辦上海周，這次很高興，能夠看到上海電視周首次成功在香港舉辦。特別是我還成為滬港雙城合作拍攝《相會雙城》節目第一集的嘉賓，我自己也很興奮，也很榮幸，能夠代表在香港的上海人。節目當天晚上8點於港台電視31頻道首播，播出後很多朋友都跟我說拍得很好。這次雖然拍攝時間緊，我赴上海兩次，還去拍攝探望父親，但可以看到兩地攝製組溝通親密，工作有條不紊，一絲不苟。我去了以前成長的一些地方，有的很久沒有去過，但因為拍攝，讓我有機會去那裏，想起以前的生活，更想起自己一路成長，更加感激上海，也更加感激香港。

這次的電視周由香港電台和上海廣播電視台攜手呈現，上海製作的優秀節目，文化考古歷史紀錄片《何以中國》、海派文化節目《下一站》等將登陸港台電視，特別滬港兩地電視台首次合作製作的紀錄片《相會雙城》，節目希望通過採訪來往滬港雙城的成功人物，通過雙城故事，展示上海和香港獨特的都會魅力與文化土壤，如何成就出一個又一個的非凡人物。開幕儀式上，滬港兩地電視台的台長談到合作的初心，我非常贊同，上海廣播電視台台長宋炯明表示，希望能夠更好地促進滬港兩地民眾的相知、相親、相融。香港特區政府廣播處長張國財則表示，香港電台致力加強與內地媒體的合作，向全球推廣中華文化。

我和香港的孩子們在儀式上演奏了《我的中國心》，體現雙城相會、熒屏相通，共同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的責任。我也演奏了一小段香港觀眾最熟悉的中國作品《梁祝小提琴協奏曲》，這是65年前上海音樂家創作的曲子，體現了滬港文化的緊密交流。這次的電視周開幕禮我覺得非常成功，龔正市長專程出席，親自為滬港雙城的媒體與文化合作交流助力，體現了這次活動對於未來的重要意義。滬港合作機制已經走過21年，但雙城的文化交流多年前早已有之，香港和上海有很多的相同之處，我們都是中西文化聚集的城市，市民對城市文化都非常有歸屬感，我們的文化有相通，更有相融、創新的空間，我相信雙城全方位的合作，一定可以把兩個城市建设得更好。

今年夏天我會帶40幾個孩子到上海去做交流活動，我很期待再次更好的把下一代的傳承，通過更多的交流學習，更多的溝通融合真正發揚下去。我一直相信「心有正道天地寬」，相會雙城就是要將人生的正能量告訴年輕的朋友，讓他們汲取經驗，分享感悟，傳承友誼，創造美好，不斷續寫精彩雙城記。



水過留痕
少爺兵

既愛且恨又無可奈何

這些年來也有不少因互聯網上的「弄虛作假」很受困擾，甚至被「網暴」，才體會到什麼叫「造謠一把嘴，澄清跑斷腿」的「痛苦滋味」！所以對網絡科技一日千里的進步，表示是「既愛且恨」的心情；科技或是社會走向進步及文明的大時代乃屬「必然」，若不是「針扎肉才知痛」，很多人都是抱着「各家自掃門前雪」的心態。

科技進步的確為商業社會帶來不少效益，它解決了很多商業上人手不足的問題，然而有些人就利用這方面作為自己的利益或別具心思的「謀利工具」，所謂「針無兩頭利」，其道理也在於此！網上的「假新聞」可說是「無日無之」，被「弄虛作假」而深受其害的主人翁們，相信他(她)們是感受最深的一群，不過若有人被披露出來的是「事實」和「有根有據」的，那就「怨不得人」了；尤其是公眾人物，品德言行都有著一種「社會責任」，也許有人認為特別針對演藝界那些「弄虛作假」的情況嚴重；至於嚴重與否？則要視乎其某些演藝人有否做過「品德有虧」之事，但不否認的是有些人為自己的利益而走「法律罅」，只以個人觀點來評價演藝人的衣着、樣貌、年齡……為題的種種言行，就是避免收「律師信」，對於每日也要上網尋找資料或新聞焦點的傳媒人來說，不得不「打醒十二分精神」或憑工作經驗來判斷其真假，於一般人而言，那就要憑「智慧」了，跟心術不正的某部分人在「鬥智鬥勇」亦是「無可奈何」！

心理醫生分析說道：「好奇心人皆有之，特別在乎『人言』的演藝人，而受過『網暴』或『網絡欺凌』的人有些情緒更為嚴重，雖然自己心裏都『力勸』不要理會網上的『閒言碎語』，不過仍是禁不住去看，這就是『人性』！制止網絡欺凌，使用法律只是方法之一，要真正改善欺凌言行，真的要靠那些受個人主觀思維的人能『自我醒覺』，不過這種『期望』亦是另一種極度的『奢望』，因為最難改變的是『人性的主觀』，故此要成為公眾人物的，在情緒上必須經得起任何『風吹雨打』！有不少演藝人被批評過於『我行我素』，其實他們是以『冷處理』的態度來應對傳聞，覺得勝過『愈描愈黑』或被指為『解釋就是掩飾』！」



百家廊

劉志華

重逢「故鄉」

「聽說去桃泉的新路修好了，我們走去？」「走就走！」

環山而修的路，又窄又陡彎也多。不過，穿越叢林的感覺非常美妙。林蔭小道上光影斑駁，鳥兒在枝頭喧鬧，清新的空氣令人神清氣爽。堆積在路旁的落葉隨風翻翻起舞。路中漫步的鳥兒，見有車來也不驚慌，淡定從容地朝路旁走去。驚訝之餘我忽然明白：哦，這是牠的地盤。

山路的盡頭豁然開朗，只見小橋流水旁橫臥着一塊大石頭，寫着「桃泉人民歡迎您」。我們順着村道慢慢前行，良田、屋舍映入眼簾，陽光下的村莊那般寧靜祥和。春耕尚未開始，田間芳草萋萋。隨風搖曳的紫雲英，把春日的田野裝扮得詩情畫意。一群雞在田裏快樂地覓食，嘴裏不時發出「咯咯咯」、「咕咕咕」的柔聲細語。遠處吃草的老黃牛抬頭望向我們，「哞」地叫了一聲，似與我們打招呼。眼前的景致似曾相識又如此美好，我不禁感嘆：「叫什麼桃泉啊，簡直就是世外桃源！」

步入村子。清澈見底的溪流穿村而過，大大小小的土樓排列在溪流兩側。一位腿腳不便的老人倚門而坐，我衝她笑了笑，她沒有說話，只是細心地打量我們。沿途的房屋幾乎都門窗緊閉，人去樓空。即便大門敞開着也不見人影。一盞盞紅艷艷的燈籠也蓋不過村子的冷

清。還好，房前屋後的雞鳴鳥叫聲，給村莊帶來了熱鬧與生氣。20年前因建棉花灘水電站，許多村莊都遷走了。桃泉村因地勢高便保留了下來。後來，為了方便讀書和就業，這裏的人們也幾乎都在外買房子了。村裏只剩少數的老人及在家創業的村民。

「哇，這水真清！」「桃泉小學保存得真好！」我們邊走邊聊。拐彎處見有一人，先生驚喜地叫道：「肖老師！」老師愣了一下後熱情地招呼着：「誒，你們怎麼這麼有心呀？進屋喝茶，進屋喝茶。」老師的房屋處在村莊的中段，房前溪流潺潺，屋後綠樹成蔭。邁進大門，前是廳後是堂，兩側是廂房，中間有個大天井，天井四周擺放了各種盆栽。房屋寬敞明亮，乾淨整潔。在農村這算是豪宅了。喝茶期間，院子裏響起了熟悉的棒槌聲。老師說那是他80多歲的老父親，每天下午都早早地洗澡，洗衣服。閒聊中得知老師退休後在老家種田養花，過着「採菊東籬下」的閒適生活。

道別老師後，我們繼續前行。村子的盡頭有口池塘，幾隻鴨子在池塘裏快活地游來游去。池塘邊上屹立着一棟烤房，它瞬間喚起了我的回憶。記得，童年的故鄉也有這樣的烤房。每逢烤煙季，孩子們都得參與捆紮煙葉。剛摘的煙葉綠中泛黃，大大的，油膩膩的。每次綁完煙葉後，手上都殘留着難以清洗

的黏稠物，只能借助稻草或沙粒來擦拭。烤乾的煙葉色澤金黃，味道辛辣刺鼻，分揀煙葉時我們被熏得頭昏腦脹。當初那些不太好的體驗，如今回憶起來卻覺得津津有味。抬頭望去，山腳下還有一戶人家，淡藍色的炊煙在屋頂緩緩升起，屋內傳來了戲劇唱腔的歌聲，有着古老的情調以及留聲機的韻味。在此一刻，我彷彿回到了童年的村莊。

往回走時，不知從哪竄出一條小狗，一個勁地往我身上爬，興奮地又叫又跳，那親密勁讓我有點受寵若驚。我停下腳步，牠便賴在我腳邊打滾、轉圈，如此開心，彷彿我是牠久別重逢的主人。走時，牠跟了我一段路。我執意前行的腳步似乎讓牠明白了什麼，於是，牠停了下來，坐在路中目送我離去。只要我一回頭，牠便快速地搖起尾巴，眼裏沒了初見時的歡喜。或許，牠在這裏太寂寞了。

「拱南樓」是朋友的老屋，見大門敞開着，我特意進去給她拍了個視頻。她看到後好奇地問：「你為什麼會去那啊？」是呀，我為什麼來這兒？山高路遠的，在這土生土長的人都極少回來，何況我是個外人。我的故鄉沉入龍湖已有二十餘載，再無回返之路。我來，是因為這裏離我的故鄉很近！這裏有和故鄉相似的房屋、田野、炊煙……我想在這裏與故鄉重逢一次。

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綺虹母子

緣分又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好多好多年前的人和事，經過了漫長的歲月，它又會忽然出現，而且把長流逝的光陰變成瞬間，與朋友十多年不見，如今再見，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，就似上月才見過，今個月又再相聚似的！

朋友W告知李綺虹要回來，說她之前在加拿大拍了部電影《Ruthless Bastards》，也想順便宣傳叫我幫手。才醒起之前朋友一直要推介李綺虹，說她有什麼戲適合可以推薦下。以為只是隨便說說，誰不知綺虹真的回來了，朋友W與她在TVB拍旅遊節目時成為死黨，之後綺虹返加拿大她們仍然保持聯絡，今番她回來W便全力協助她，希望香港朋友會記得起這個「半唐番」港姐。今番再見綺虹她身邊多了位高大靚仔，她把19歲的兒子帶回來，讓我們這些長輩認識下她的下一代。

其實這次回來是兒子的要求，兒子自己住在加拿大的小鎮，只專注於他的體育運動，他極愛滑雪射擊運動，且在那邊比賽

獲獎，也愛獨木舟，運動令他長得身形漂亮，獲得很多贊助，也令他的英俊面孔更加吸引。而他想來香港是要見識這個繁華都市，而香港最吸引他的地方，是每天見到好多好靚靚，令他十分興奮！母子兩人也去了泰國，但對熱辣的天氣覺得難受！如今他最想去中國遊歷，去了解中國！

綺虹除了陪兒子回來看看逛逛，在電影《Ruthless Bastards》中，她演經營賭場的老閩娘，戲分不少，問她會唔會再拍香港劇，她說自己從未想過退出，一直都可以拍。至於小帥哥可有也當藝人的念頭，這個會聽少廣東話的小帥哥只管笑，綺虹告訴我，兒子一心愛運動，至於會不會當藝人，她表示大家沒有談過這個問題，還是順其自然好了！小帥哥這陣子一直陪着媽媽去做訪問，記者也順便訪問他，他倒也很配合，自己帶備幾件衣服替換拍照，態度非常好也很尊重我們的安排，那是跟李綺虹的教導和

生活背景很有關係！在我見到母子倆這些天，他們的相處方式好得很，媽媽每事耐心向他解釋，他也很有興趣聽媽媽講他們大人的事，也聽媽媽和W阿姨當年一起到外地拍節目的見聞。此行這帥哥收穫不少！



◆ 相隔多年李綺虹帶着兒子回來見我們這些長輩！作者供圖



鵬情萬里
趙鵬飛

四月匆匆

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。還是決定趕在4月末回去一趟。故土生發出的濃郁氣息，始終都是瀰漫在精神上空的一朵雲團。半生出走，少年不再，纏繞的雲霧從沒有一刻散去過。出門時匆匆抓了一本馬爾克斯的《百年孤獨》塞在包裹，連日來天氣不穩，航班延誤是注定的事。空曠的機場，巨大的鐵翼，溫熱的咖啡，來來回回穿梭着膚色各異的候機人，這跟目不轉睛沉浸在拉丁美洲魔幻世界的氛圍特別合適。彷彿一齣戲劇，只要坐下來演出就開始進行，去中心化之後，每個恰如其分出現的人，都是那個時段裏獨一無二的主角。

不覺間，馬爾克斯已離開這個世俗的世界已經整整十年。初讀《百年孤獨》還是生猛的高中生，對一切充滿好奇，征服慾無處宣洩，在被布恩迪亞家族七代咒語一樣冗長雜糅的名字折磨下，滿腹疑慮滿腦雲霧讀到了最後一句：「羊皮紙手稿所記載的一切將永遠不會重現，遭受百年孤獨的家族，注定不會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現。」悵然若失的茫茫記憶裏，只有一大堆光怪陸離的細節：被

家人綁在樹上幾十年後才死去的人，每日不停煉金子鑄造小金魚又融掉的人，不可抑制熱戀姑母最終死於軍中的人，與情婦同居家中的牲畜就會不斷繁殖增加財產的人，長着豬尾巴一生下來就被螞蟥吃掉的人。

腋下夾着書兩手拎着機場採買的各式糕點準時登機。坐在機艙，透過舷窗看天空雲淡風輕，機翼下忙碌匆匆的工人，靜待飛機起飛時，被告知機長仍未接到可以起飛的指令，果然，航班還是延誤了。要了一杯水，繼續埋頭在細密的文字裏。放縱慾望的人，迷戀暴力戰爭的人，充滿創造慾的人，天性要反抗到底的人，跟多年以前初讀時那些舉止怪異的人物一一对應。紛亂雜陳又誇張離奇，怪力亂神和理智清晰交替做主，衰老病死和孤獨寂寞如影隨形，興奮或者悲哀，喜悅或者苦悶，都在沒有溝通的代際之間傳遞，從第一代到第七代，最後徹底消失。此時，飛機遇到氣流劇烈顛簸，字裏行間頓時在眼前幻化迷離，腦海裏毫無徵兆的跳出了白鹿原上人格最完美的朱先生。

朱先生是陳忠實在《白鹿原》着意刻畫的一位近乎神明的關中大儒。生前已能未卜先

知，入土幾十年後，政治紛亂中，朱先生墳塋被掘，墓內青磚上刻着的兩行字「天作孽猶可違，人作孽不可活」，激得一群血氣方剛章法全無的掘墓人火氣上竄。墓碑被摔成兩半，另外一行字赫然露出：折騰到何日為止。

陳忠實是關中享譽盛名的作家，效仿《百年孤獨》，用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，將關中平原的鄉野故事和前塵往事，編織成了一部足以扛鼎的《白鹿原》。白嘉軒的剛正與執拗，田小娥的魅惑與抗爭，黑娃的魯莽與覺醒，白靈戛然而止的鮮活與靈動，在豐粟花和麥浪翻滾的原上盛開了又凋謝，一輩人有一輩人的孤獨和寂寞……遐思不盡，機身斜側，從舷窗望出去，黛青色的秦嶺正在眼前鋪陳，溝壑萬千的山脈漸次橫陳在縱橫捭闔的關中平原上。

冥冥之中有些牽連是人力所不能謀劃的，比如某個時間節點點點打誤撞的重逢，或是看似巧合的記憶重疊。下了飛機，那團獨屬於故土的繚繞雲團撲面而來。打開手機，一條本地資訊候地跳了出來：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，陳忠實先生逝世8周年紀念日。



落地觀察
湯禎光

馬來紅樹林

去馬來西亞，本來也只是想着用低消費嘆下世界——怎料，小孩最後竟然最喜歡它的大自然。

其中一個重要景點是去雪蘭莪河看螢火蟲，堪稱世界奇景。我們於黃昏出發，順便可以看見日落，再吃一頓海鮮餐，水準不錯。一起出發有台灣的旅客，他們說台灣也有不少螢火蟲，我說我們香港也有，但很少，見到一隻半隻已很高興——我說的是大埔一帶，不知道香港其它地方有沒有更密集的螢火蟲出沒呢？導遊說：「這條河的螢火蟲多得令你如置身天堂一樣。雖然會有蚊子，但你會忘記痕癢。」聽到這裏，大家已非常興奮，結果當然也不負眾望，螢火蟲在樹上多如燈泡，令紅樹林都變成發光的聖誕樹。其中有不少會飛來我們的船上，大家小心翼翼地吸引它們停留在身上，又或讓螢火蟲

在手裏閃閃發光。後來，我們去了另外一個紅樹林區，位於雪邦河渡。這兒沒有螢火蟲，但有不少彈塗魚、水蜥蜴，開了不少眼界。但最好玩的是導遊會把樹上的種子摘下，然後讓我們插進泥地裏，幫忙它們繁殖。香港雖然有很多紅樹林，但我們還是首次手握著它們的種子，對孩子來說也是很好的體驗。

馬來西亞是一個擁有豐富濕地生態系統的國家，以其獨特的生物多樣性和重要性而聞名。馬來西亞的濕地非常多元化，有河口、泥灘、沼澤、河流和湖泊等不同類型。而且濕地還是許多候鳥的遷徙站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觀鳥愛好者，我們見到不少白鷺。而因為雪邦鄰近機場，也看到不少飛機升降，人工與自然就在毗鄰。河上有不少小屋，亦有漁民捕魚，遊客不多，令人充分感受到本土味道。